

From Hegel's "Theology" to Marx's "Practical Philosophy"

—Based on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Sun Ziqi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Media Economy),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sunmoon0607@163.com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reading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this paper examines Hegel's, Feuerbach's philosophy and Marxist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ven to earth, emphatically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among them as well as how they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in the sense of criticism and heritage.

Key words: Hegel, Feuerbach, Marx, from heaven to earth, difference and connection

从黑格尔“神学”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基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思考

孙子淇

中国传媒大学, 经济学系(传媒经济方向), 北京, 中国
sunmoon0607@163.com

摘要

在阅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基础上从天国与尘世的角度审视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着重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批判继承及转化关系。

关键词: 黑格尔, 费尔巴哈, 马克思, 天国与尘世、区别与联系

1. 前言

19世纪中后期是一个疯狂变革的时代。新生事物风起云涌, 社会思潮迅速发酵。两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高歌猛进, 资本主义强国纷纷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步入繁荣的“黄金时代”。生物学、地质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学科逐渐成型, 为社会科学的诞生和重塑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思想领域内, 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拥护者几乎遍及一切文明, 与此同时, 德国古典哲学死灰复燃, 折中主义的残羹冷炙令人生厌。在1880年, 弗·恩格斯著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 旨在阐释费尔巴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联及批判费尔巴哈学说本身。

那么在唯心主义的黑格尔哲学、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作为连接桥梁的费尔巴哈学说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批判继承及转化关系, 哲学的着眼点是如何从“天国”转入“尘世”, 从“神圣家族”转入“人间家族”的, 本文将结合哲学经典予以分析。

2. 黑格尔“神学”——笼中之鸟

在近代哲学中, 黑格尔哲学无疑是众星拱月般的存在, 以至于恩格斯评价他是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人物, 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革命批判方法和辩证精神是黑格尔哲学的闪光点。他不像同时代的大多数哲学家一样以形而上学静止的眼光地看待事物, 而是把世界置于运动、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由此他推翻了人的思维和行动的结果一经确定就永远不会改变的错误看法, 从而破除了人脑中的格栅, 新思想得以喷薄而出。

以黑格尔一个著名的论题为例: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 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1]268} 他特意指出这里的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1]268} 也就是说现实性是有条件的, 它与必然性互为充分必要条件, 而不等同于现存的一切事物。只有必然的东西才具有现实性, 因而也是合乎理性的。现实性不是一经确认就保持不变, 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环境的, 它也遵循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客观规律。随着时间流逝, 曾经现实的会变得不理性, 而被新的条件下合乎理性的东

西取代。这样黑格尔的命题就转化为：一切现存之物都不能永久存在，而必然逐渐走向消亡。这一规律在认识领域表现为不存在绝对真理，只存在随着科学发展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上升的相对真理，在实践领域则表现为历史的更替嬗变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被马克思、恩格斯采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中都可以看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子。

尽管如此，由于要符合哲学体系以绝对真理完成的传统，黑格尔也和他的许多前辈一样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窠臼。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不是不依赖于意识的客观存在，而把意识置于物质之前。如他所言，自然界是“绝对观念”的“外化”。这种“绝对观念”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指一种本体的、抽象的、支配天地万物运行，作为所有可知和不可知的存在物本质的理性、思想或精神，与老子思想中的“道”有共通之处。“外化”也就是“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维中和在历史中，再返回到自身”。^{[1]271}由此黑格尔就否定了自然界的客观物质属性，而将其看作客观精神的投影，一种“绝对观念”在特定阶段的衍生品。

出于人类精神渴望克服一切矛盾的永恒需要，黑格尔过分强调“绝对观念”的神圣性、永恒性，把它看作一切事物的始源。他主张“上帝即精神。”^{[2]2}也就是把上帝看作这种精神的人格化。这种对于没有任何存在依据的某种精神的狂热崇拜给黑格尔的哲学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使他的哲学发生了向神学领域的倾斜和滑坡。

费尔巴哈曾经如此揭露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神学本质，他说：“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理性化和现代化了的神学，是化为逻辑学的神学。”^{[3]103}他认为所谓“外化”的表述实则是上帝创世说的一种理性表达，在黑格尔眼中上帝只是“绝对精神”为众熟知的名字之一，不过是给抽象的非物质实体创造物质实体的神学学说披上了逻辑哲学的外衣而已。

由此可见，体系的内部需要是怎样限制了黑格尔哲学中彻底革命的思维，出于迎合体系的需要方法又是怎样背叛了自己。“归根结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1]280}如同笼中之鸟，体现为保守的体系框架和激进的辩证方法之间的内部矛盾。这两种相反的力量最终导致了学派内部的分裂，其中崇尚极端辩证方法的一支——青年黑格尔派在19世纪80年代打倒传统教派和封建专制反动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他们反宗教的实践需要和黑格尔体系中唯心主义的本体论显然是相互矛盾的。彷徨之际费尔巴哈学说应运而生，《基督教的本质》一书让唯物主义重又登上王座，消除矛盾，炸开体系，影响之大以至于恩格斯说那时的他们一下子都成了费尔巴哈派。

3. 费尔巴哈“爱的宗教”——空中楼阁

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1]281}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分成“两截”：上半截是唯心主义，下半截是唯物主义，是形而上的、不彻底的，具体表现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

费尔巴哈曾经把自己的学说凝练地概括成两个词：自然界和人。

在自然观上，费尔巴哈与黑格尔走了完全相反的路，认为自然界是客观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实体，不依赖任何形式的“神”而存在。而宗教中的人格神不过是思维活跃的人们脑中的幻想，是人类本质的变相反映罢了。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和远古时代灵魂不灭，人格神等观念产生的根源大体类似，都是源于早期人类智力没有得到开发而呈现普遍愚昧无知的状态。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1]281}他站在纯粹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本体论谬误，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阐明物质是本原的，意识是派生的。自然界不是某位造物主创造的，它存在的基础就在于它自身。这一点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和发扬。

尽管费尔巴哈对宗教大加挞伐，而且明智地觉察到宗教不过是人对自身内在本质的一种抽象，上帝不过是人对自身理性方面的神圣化，但他并不主张从根本上废除宗教，攻击的焦点也只是大体局限于以基督教为首的有神、有上帝的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这就为他开创新的、无神的、现实的、以人们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爱的宗教”留有余地。费尔巴哈的新宗教和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在于让人对神的爱发生转向，从天上到地上，转向爱身边的骨肉同胞。他把近代哲学的任务看作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也就是说将神学转变为人类学，将神学溶解为人学。”^{[3]122-123}

费尔巴哈关于人的学说主要体现在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中。一旦来到社会历史领域，他仍被传统唯心主义枷锁束缚着的缺陷就展露无疑了。他自己也承认：“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1]281}无论如何，宗教是承认神的存在的，显然无法建立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之上，因此恩格斯会尖锐地指出他建立“爱的宗教”的行为是试图在没有“哲人之石”的情况下炼金，绝无可能。而他企图以宗教变迁划分人类历史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因为社会历史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下向前发展的，宗教的作用顶多体现在伴随着历史的重大转折。

若将目光投向“爱的宗教”本身，同样可以发现不少问题。与其说费尔巴哈在变革宗教，不如说他在改

良宗教，因为他没有真正发现宗教最深的秘密，揭开宗教的面纱，触及宗教的灵魂，挖掘宗教的社会根源，更多的是在外围敲敲打打。他更多是把人看成抽象的人，概念上的人，或者说更侧重生物意义上的人，而非处在一定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和阶级关系中的人。由于忽视了人的社会和阶级属性，相较于黑格尔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百科全书式的丰富，费尔巴哈的道德论述显得苍白贫乏。在他看来，“追求幸福的欲望”^{[1] 291}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1] 291}就是费尔巴哈道德的基本准则。然而现实社会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美好家园，阶级分化，阶级对立和剥削才是社会的常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尽管在当时的政策和法律中得到了部分体现，但政策和法律依旧是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法律，服务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公平公正都是表面的。这种避重就轻的论调正应和了资产阶级麻痹人民的心理，反映出费尔巴哈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匮乏，而自我节制和普遍的爱更是孤立于人类逐利本性的泛泛空谈。

其新宗教对抽象的人的崇拜使他不能从本来面目上去把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断言这些关系只有在用宗教名义使之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1] 288}这种神圣的爱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世俗的情感，是不现实的、不适用的，因而也是软弱无力的。

费尔巴哈对爱的过度抬高，以爱解放全人类的想法使他迷失在抽象王国里找不到通往现实世界的路，而这条路，有一个人却找到了。

4.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真正的路

伯特兰·罗素曾评价马克思道：“他过于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他的眼界局限于我们的这个星球，在这个星球范围之内，又局限于人类。”^{[4] 343}

显然，罗素先生把哲学摆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也对哲学家提出了非同一般的要求。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视野应该是超越的，得到的结论是在宇宙范围内普世的，是不受一时一地，甚至整个人类文明限制的一般性、抽象性的表达，甚至比荀子所谓“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5] 336}的恒常规律有更深远的外延。因此他指责马克思“过于尚实际”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似乎是符合要求的，他们一个提出了化为一切事物的“绝对观念”，一个提出了解决一切矛盾的“神圣的爱”，每一个都是宏大的、高蹈的哲学命题，然而也是空泛的、缺少依据的、缺乏现实指向的。据前文分析我们可知二者正是在这上面摔了跟头，反而是脚踏实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经百年而不倒，经受了实践的反复考验，并指导全人类走过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历史阶段。因此与其说“尚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不足，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特色。毕竟哲学的最终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否则就不过是“有实树”上的一朵“无实花”，而这条从理论通往实践的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找到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产

生的，与黑格尔哲学的分道扬镳同费尔巴哈哲学一样也是由于回到唯物主义立场发生的。然而不同的是，黑格尔哲学在这里并没有像在费尔巴哈那里一样被弃置一旁，而是恢复了它革命的方面，从旧形式中救出新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看清了世界是由一个个运动过程片段联结而成的，从而将辩证法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1] 298}马克思、恩格斯从广大人民群众和整个民族出发探讨历史变迁动机之后的动因，探索在历史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得出阶级斗争、利益冲突才是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动力，而阶级斗争又离不开经济解放这一根源。国家、公法、私法、政权，乃至文化领域的宗教、哲学或隐或显根本上都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决定的，概括起来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条规律至今依然在指导人类社会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与费尔巴哈有别，在宗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洞察了宗教的阶级属性，自国家和社会的概念产生以来，日益成为统治阶级使下层阶级顺从的一种隐蔽但有效的治理手段。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选取或构建合适的宗教，以便在思想中统领群众，巩固政治认同，消除异己。由此就把宗教纳入了政治体系，从“天国”走向“尘世”，充满诗意的、美文学的“爱的宗教”不得不转向赤裸裸活生生的现实，到革命与改革中，矛盾运动中去寻找答案。

马克思、恩格斯有选择地撷取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中的珠玉，采纳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内容自成一派。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摆脱了中世纪宗教神学残余的束缚，从“神圣家族”步入“人间家族”，着眼于真实的人、真实的关系、真实的世界，不拘泥于体系，不执著于美学，不高蹈于空灵，所以可以真正切实地指导人类实践的发展，而这正是哲学的意旨所在。

5. 形象关联

在这一部分中，笔者将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三者的学说体系和理论架构以建房子来做比拟，以便通过较为形象生动的方式对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特点和相互关联做进一步说明。

黑格尔在吸取了17世纪以及后来一切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把它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发挥其绝无仅有的天才设想构建起一座庞大无比、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宫殿。宫殿内空间分割合理，设施一应俱全，然而围墙高耸，殿门紧闭，因此宫殿中的人只能终日囚于其中，不见天日，所有最智慧的思想火花、最进步的想法亦被压制于低垂的穹顶之下日复一日地衰弱乃至消弭。

费尔巴哈是最早撞破黑格尔宫殿之门的人之一，摆脱了格栅的束缚，新思想终于得以喷薄而出。费尔巴哈日日夜夜地畅想，畅想建立用爱联结的美丽新殿堂，然而这座殿堂始终存在于他的头脑中，却在现实中找不到容身之所。

自黑格尔的殿门被攻破以来，马克思恩格斯曾追随费尔巴哈一道，然而当他们的精神向导日复一日地沉迷于理想中的人间天堂时，他们却注意到身边一个个不曾受重视的普通个体内部蕴含的强大力量，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将铲子、斧头和其他种种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交到他们手中，说：“你们去给自己盖房子吧。”于是人们各尽其才，各尽其能，最终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直至如今，这群被冠以“劳动群众”之名的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人仍活跃于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踏踏实实地踏在现实的土地上，既创造着物质财富，又创造着精神财富，既创造了历史，又创造着现在，亦将创造未来。

6. 结论

经过上文的论述可知，在黑格尔构建的“神学”体系中不仅名为“绝对精神”的所谓“主体”是抽象的，人由于仅作为“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工具而存在也成为了一种抽象的概念，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人的主体性被弃置一旁了。费尔巴哈虽然站在绝对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否定了黑格尔抽象主体的存在，但由于同样没有意识到人的实践性之于人的重要性，人从外在精神实现的工具又变成了其人本主义爱的宗教中一个简单的理想化符号，人依然是抽象的概念，以至于他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而社会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三套理论中最终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扬了人的主体性精神，强调了人和人的实践，并吸收采纳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和革命批判精神，在实践性的基础上做到了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并通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成为人民群众变革社会的有力武器，担当起引领社会进步，推动人类解放的历史历程的重任。

References

- [1] Marx, K., Engels, F. (2009)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4) .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 [2] Chen, S. (2016) From Love to Reason- Religious Origins of Hegel's Philosophy. Jilin University, Jilin
- [3] Feuerbach, L. (1984) Selected Works of Feuerbach Philosophy.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 [4] Russell, B. (1976)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 [5] Xun, Z. (2016) Xunzi.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